

## 安娜

10

我又出發了。

我抬起右腳、踩上公車階梯第一階。那一瞬間，體內的神經彷彿爆出閃電暴雷，狂亂又劇烈。

安全人員「揮手要我上車。「快一點！」她的聲音帶著些許不耐煩。

我抬起另一隻腳。沒事。安全人員並沒有對我吼，或是抓住我、把我往前推。

我往上一步，又一步，走進了車箱通道。莎拉招手要我過去，但是她已經坐到賈梅爾旁邊，沒我的位子。公車後排全坐了男生，我也不能去跟他們一起坐。莎拉往前面一指，示意我那裡有個空位，我坐了進去。這時車上另一名男性安全人員開始點名。這位安全人員個子很矮，是亞洲面孔，聲音清脆，像唱歌一樣。

「ADE036。」

後面有人低聲的回了聲「有」，同時還聽到那邊的人在動來動去。

「COR005。」

「有。」在我後排的莎拉大聲回答，並咧著嘴笑。

「KIN016。」

一片安靜。安全人員又喊了一遍。「KIN016？是你嗎？」他看著我。

我微微的點了點頭。身體裡又爆出一陣閃電。

他在點名單上打了個勾，快速唱名其餘的號碼，然後轉頭跟公車司機說：「可以開車了。」

我們前方的鐵捲門嘎的一聲打開，公車緩緩向前，才開了幾公尺又停車。那裡有第二道鐵捲門擋住去路。這時我們後方的門關了起來。我們就這樣被關在一個混凝土空間裡，進退不得。我的胃開始翻攪。

接著，通往外面的鐵門鏗的一聲往上捲，公車搖搖晃晃的駛向車道。亞裔安全人員快步走到女性安全人員旁邊坐下，就坐在我正前方。

公車減速，停在一根攔車桿前。最後一道路障升起，我們來到一條空曠的馬

路上。光滑的黑色柏油路，正中央仔細漆上了白色虛線。周圍的土地一望無際，盡是一整片平坦紅土。行道樹十分細長，葉子像一束束綠色煙火衝向清澈的藍天。好大的一片綠，好空曠，一個人、一棟建築也沒有。跟家鄉完全相反。

我們經過一區焦黑的樹<sup>2</sup>，燒焦的樹幹像化成黑炭的哨兵，守衛著通往市區的道路。

接著車子疾駛過一座橋，橋下流水波光粼粼。是海水，廣闊無邊的大海。這時，恐怖的回憶突然湧而上，我的整顆心揪成一團，差點兒喘不過氣來。

亞裔安全人員轉頭看我，「第一天上學？」他誤解了我的驚慌。

我點點頭，微微的，像蝴蝶拍動翅膀的幅度。

他說：「不用怕。妳會很喜歡的。」他的聲音變得輕柔許多，補充說：「那是間好學校，我兒子也在那裡上學。」

我隱藏不住我的驚訝。

他露出微笑，深邃的眼睛眯成三角形。「他的名字是強納森，現在十年級。妳看到他，告訴他，他爸爸說有事就找他幫忙，好嗎？如果妳需要幫忙的話。」

他把識別證拉高到椅背上方給我看。「這是我。」

我看到他的證件照，還有他的名字：肯尼·杜。

女性安全人員用手肘頂他，於是他轉回身子坐正。我從後方端詳他。他有一頭濃密的黑髮，耳際修剪得很整齊。制服的肩膀部位是皺的，看來有人只熨燙了那些平整的部分。是他太太吧，我想。

我之前在營區看過他。莎拉說，他是好的工作人員中的一個。

我默念我需要記住的那幾個名字。念起來很怪，是陌生的用字。

肯尼·杜。

強納森。

1. 澳洲各地拘留中心皆是委託民營公司管理。受委託的服務供應商聘用一般人作為工作人員，並提供短期訓練。

2. 澳洲北領地五月到十月通常旱季，常有野火發生。

## 強諾

我醒了。  
頭昏腦脹。  
心臟像鉛塊。  
勉強  
晃動雙腳，  
好不容易  
才踩到地磚。  
八點。  
很晚了。  
要傳簡訊給威爾，  
才想到不行。

昨晚，  
跟男生們一起抽菸，  
講冷笑話，捧腹大笑，  
還笑到岔氣，  
忘記時間。  
在一片漆黑中踩滑板回家。  
爸爸坐在掉毛的絨布沙發上，  
握著遙控器，  
(為了避免老舊，  
還仔細用保鮮膜包覆)，  
正在看《教父》  
(花二元買的拷貝 DVD)。  
他抬頭，用嚴厲的聲音說：  
「強納森，你上哪兒去了？」

我討厭這名字。

「過來。」

我往前一步。

直視他的眼睛，

大方秀出我眼裡的紅血絲——

地獄上方的裂痕。

「你喝酒了？」

還是又抽菸了？」

我聳聳肩。

精神

恍惚

到

沒辦法

把

話  
串成  
一個  
句子。

他火冒三丈。「為什麼要這樣？」

幹麼把時間浪費在蠢事上？」

他行使他唯一實際握有的權力說：

「手機拿來。」

我無奈的哼了一聲，

依過往經驗，我知道他不會改變主意。

我把

我的朋友、

我的遊戲、

我的音樂、

我的生活

統統交給他。

他一臉得意。

「一星期。」

就這樣，漫長、

黑色的七天

展開了。

我勉強自己站起來，

開始一天的生活。

## 安娜

車子一路飛馳，我全神貫注的注視周圍景色。一叢紅色屋頂，隱身在青蔥茂鬱的綠色樹林間。粗大的電線，就像金屬巨人拉在半空中的跳繩。

我們似乎正要繞過一座小鎮；馬路的一邊依舊是樹叢，但另一邊是傾倒在路旁的高聳土礫。更遠的地方有一些圍籬，遮蔽了廣闊的後院。

莎拉往前靠過來，用波斯語跟我說明：「那裡是帕默斯頓，有一間電影院喔。」

賈梅爾瞪大眼睛看著莎拉，問：「妳怎麼知道？」

莎拉說：「之前校外教學去過。好幾次。」

莎拉在這裡快兩年了，任何人想知道什麼事都會問她。

帕默斯頓從我們旁邊一閃而逝，彷如郊外的海市蜃樓。車子並沒有開進那裡。